

知味

玉糝羹

张富国

宋朝的苏轼流放海南时生活清苦，只能和山民一样以山芋充饥。儿子苏过想给父亲弄点好吃的，用碎米和山芋煮羹，“色香味皆奇绝”，名曰“玉糝羹”。苏轼吃得眉飞色舞，赋诗一首：“香似龙涎仍酹白，味如牛奶更全新。莫将南海金齏脍，轻比东坡玉糝羹。”

古籍记载，宋、明、清几代，源源不断的沉香通过各种途径运往内地，当时的海南岛可谓香岛。海南的大米几乎都是从外地运来，“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饱萧条半月无”，一遇到台风等，运米大船常常断航，岛民只能以山芋充饥。“土人顿顿食薯芋，荐以熏鼠烧蝙蝠；初闻闾阖尝啜吐，稍近蛤蜊缘习俗”，甚至连老鼠、蛤蜊都要烤熟充饥！这薯芋，一种刚出生、还未睁眼的小鼠，无毛，喂以蜂蜜后生吃，咬一下，唧唧作响。刚听到这些，苏轼就要呕吐，到后来只能入乡随俗。所以，吃上山芋也成了一种奢望。

是的，“莫谓蹲鸱少风味，赖渠撑拄过凶年”，陆游也叹息，山芋是度灾荒的神物呀。欧阳修说“古味虽淡醇不薄”。古味的幽人气象，先人的学识与风雅，常常镌刻在时光的味道里。鼠藏在老味里静品，放空思绪，虽为独乐之事，却妙对先人，以德为师，与道为邻，诚不孤也！或许是大文豪吃过的缘故，“玉糝羹”竟在宋代文人中风行一时。刘子翬有“晓吹黏玉糝，深碗啖模糊”的畅快，王十朋有“归与传取东坡法，糝玉为羹且疗饥”的感慨；蔡芝念叨“糝火拨灰聊效颦，玉糝羹未须尔”，徐瑞长吟“寒夜羹玉糝，聊用娱岁暮”。中国人真是深谙饮食，好东西彼此的渗透纠缠，蒸腾出一种风致嫣然来，柔腻，腴美，清纯，灵润，吃这种食物，让人仿佛踏风而立，灵魂飘举。

南宋的姜特立有首《客至》：“冻云垂地寒峥嵘，故人访我邀晨烹。旋烧姜子金丝酒，却试苏公玉糝羹。”客人来，金丝酒对饮，玉糝羹相迎；对敌人呢？靖康年间，金兵再度围困京师（今开封）。朝廷招募忠勇之士，送蜡封急文件往南京（今商丘）总管司，调兵赴援。他的父亲姜绶应募，剖开大腿内藏蜡书，身系绳索从南城墙缒下，被金兵发现遭俘被杀。姜特立承父荫补承信郎，立战车，入贼阵，擒贼首，战功赫赫。他的诗承唐贤风格，超乎自然不事雕琢，其品格，继北宋风骨，立志报国，不辱使命。铮铮汉子，玉糝柔情！

五百年后，沧海桑田，明朝的高濂深以为然，他提醒后人：每日餐饮，“先吃三口白饭”“第一，以知饭之正味。人食多以五味则杂之，未有知正味者，若淡食，则杂自甘美，初不假外味也。第二，思衣食之从来。第三，思农夫之艰苦”。端起饭碗，先吃白饭，无油无盐，寡淡无味，含人口中，细嚼、静品、慢咽。品正味，暗香盈动；寻本源，方解菜肴鲜美，方知物本甘美，方悟生命初心。

现在看来，玉糝羹，这碗苏过亲自烹煮的粥，在苏轼的眼里，有雨露滋润的甘甜，有日月滋养的清爽，有浓浓血脉的相通，真的是饮食中不可多得的正味！

聊斋闲品

“说浅”与“浅说”

陈鲁民

著名作家贾平凹给女儿起名贾浅浅，名曰浅浅，其实寓意深深，是贾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他自己已辛辛苦苦地“深刻”了大半辈子，备受煎熬，深知其中甘苦，希望女儿能简洁朴实，像一汪浅水那样，清明透彻，没有城府，减少物欲，不那么复杂，远离纷争世故，过一种简单质朴的幸福生活。

人同此心，这或许是一切伟大而深刻的父亲对子女的共同期待。聪慧过人的苏轼，写诗希望儿子“人皆养子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！”这半是真，半是戏谑，半是祈求，半是无奈。若论深刻，估计在国人里难有人能与鲁迅比肩，可他自己似乎也不欣赏此道，在遗嘱里说，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做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”。

教育孩子如此，营造爱情也是如此。台湾杂文家李敖，看似癫狂无状，话不遮拦，怒天怒地怒空气，其实心底

是有规矩有底线的。他敢爱敢恨，但又不是乱爱乱恨，不仅爱憎分明，而且极有节制分寸。他的爱情诗云：“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像海深，我的爱情浅。”但实际上他的浅爱情远胜过那些貌似深刻的爱情。那些所谓深如江海的爱情，说完就完了，而李敖的浅爱情，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，含金量很高。

从艺术欣赏角度来看，“浅说”也未必逊色“深深”。北宋诗人林和靖写的梅花诗天下独步，无出其右，其中名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尤为历代文人所激赏。水是清浅的，香是幽暗的，加上横斜的梅枝，淡淡的光彩，交织在一起，诗情画意油然而生，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图，令人如痴如醉。

世间事纷纭杂陈，五花八门，有繁有简，有深有浅，也很难分出高下优劣。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，肯定是贵妃的浅浅一笑，而绝不会是李太白那种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。

曾有不少文人嘲讽白居易的“老妪能解”失之于肤浅，可是凡有井水处，都有“白诗”的爱好者和知音，他也在诗歌界被誉为“诗魔”。论思想深刻很少有人能深过康德、黑格尔，可是有几个人能看过或看懂他们的著作，而通俗易懂的《小王子》《昆虫记》却拥有数百万读者，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美的享受。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的柳永，也远比当一个可有可无闲官要有价值得多。

万事万物，没有一定之规，当深则深，宜浅则浅，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讲课者还要深入浅出，把深奥难懂的道理说得简明扼要，那就是本事。反之，把简单事情复杂化，三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事偏要写成一本书，那种人就该饿他三天饭。有些事情可以一直深入下去，深出名堂，深出成绩，深成专家泰斗，譬如科学研究、名山事业；有些事情则浅尝辄止即可，投入太多就是虚度时光，譬如嬉戏娱乐之类，

不必沉溺进去，更不能成瘾成习。有些东西则连浅尝都不行，譬如吸毒，一旦染上毒瘾就后悔莫及，回头很难。

有些人的学问博大精深，深不可测，令人高山仰止，值得点赞鼓掌，多多益善；有些人则不过故作高深，故弄玄虚，其实色厉内荏，并没多少真货色，还不如真面对人，去掉面具。深就是深，浅就是浅，浅不丢人。低吟浅唱更具美感，低斟浅酌更有情趣，浅显易懂的演讲更受欢迎，交浅言深是最愚蠢之举，浅见浅说的文章谦虚低调，而内容并不一定浅陋浅薄。

深浅交织，粗细相见，黑白分明，真假难辨，美丑并立，高下不一，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各得其所，各擅其长，就形成了五彩缤纷、风光无限的美丽世界。

让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。有意浅浅者，就浅他个风轻云淡；立志深深者，就深他个万丈深渊。两者并行不悖，各显其能，才会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



每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今时无古贤(书法) 毛鸿雁

人生讲义

相对安然

古保祥

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孩子，成绩佼佼，尊敬师长，心细如发。怀孕的数学老师上完课，推开教室的门，外面雨声哗哗，他是唯一一个主动打伞送老师的学生。

这名一度只争朝夕的学生，突然间看破红尘，决意隐遁尘世。

幸辛茹苦的母亲眼泪汪汪，哭诉着关于他的种种，任凭亲戚朋友前往劝慰，一律不见，锁了门关了心，从此后执意寻找方外之地。

翻看他的日记，全是关于他人的是与非，连老师有时候不经意间的一句嘟囔，他都会耿耿于怀，一次考试不好，他便顿足捶胸。

他的父亲是一个喜欢安静的老师，看到大家泪眼朦胧，不知所以然，顿了半晌，破门而入，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你想去哪儿？寺院还是庙观？我陪你去。”

不是破罐破摔，孩子的心已经死了，不想学了，他想寻找一方净土，从此后安度残年，与世隔绝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他的父亲收拾了行李，带着他去了安徽某座山某座庙，人家当然不收，没有办法，在山林深处搭一窝棚，父亲每天外出打柴，孩子每天看书消闲。

本以为天下太平，毕竟是无事无生的生活，每天山花烂漫、鸟语花香，孩子不该烦恼了，可是，孩子依然烦，看不进书，讨厌鸟儿的一啜一笑。

父亲又是直截了当地问：“还想去哪儿？难不成去一趟少林寺？”

收拾行囊，直奔嵩山，住在山深处的一户人家。这次父亲直接回了老家，只留下孩子一人。

半个月后，孩子打来电话：“爸，我想上学。”所有人不明就里，辍学三月后，孩子重新回到课堂，老师问他，他推了推眼镜回答：“世上并没有绝对的安然。”

什么原因让孩子重新回到现实中？无他，只是让他满足了己一桩小小的心愿罢了，他想安然，可是，坐在深山里，他的心依然沸腾如海，所以，这世上并没有绝对的世外桃源。

没有人不渴望淡雅，所有人都想沏一杯茶，晒一天阳光。生命总要赋予你事情去做，你真想闲，闲下来后，你却开始向忙忙。

身处繁华，抑或生在穷厄，都是人生的某种零乱，日子切成片段后，每段都是清晰，都是幽静。人生无处不清修，躲在禅林深处的人，并非全部都是大智大贤，而身处闹市的人，照样可以修一颗无坚不摧的心灵。

心乱了，世界便一团糟。心静了，人生才会无恙安然。

新书架

《打开爱的生命盒子》：让爱在家庭中流动起来

吴乃敦

对爱的渴求生命的本能。爱在家庭中是一个流动的过程，有需求就应有回应。当需求得到回应，讨爱的一方就能被满足；否则，就会产生情感凝滞的心结，认为自己“不值得被爱”。而这一心结还会被带入新的人际关系，甚至代代延续。

回顾往事，勇敢地与家人探讨这些问题：为什么孩子说坏话，是在讨爱？为什么婆婆的不满，其实是在讨爱？为什么爸爸的责怪，也是在讨爱？这些情感勒索的话语，在许多中国家庭里并不少见。父母、伴侣、兄弟姐妹甚至是孩子，他们在不经意间

脱口而出的指责，都可能打着“我是为你好”的借口，却让你的内心备受折磨。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两个生命盒子，一个装着“我不值得被爱”，另一个装着“我值得被爱”。

该书从人本主义的心理视角出发，通过生动翔实的案例，剖析了我们在家庭和人际中无意识的讨爱行为及其原因，并给出了疗愈的绝佳方案。作者认为，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方式，就是回顾往事，打开我们的生命盒子，把家人之间的爱找出来，让家庭里凝滞的爱再次流动起来。

可没走两步，他又突然折回身来，终于牙一咬脚一跺，拍响面前的木门。

罗瘸子是个鞋匠，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。他家孩子少，日子略宽裕。他心热人善，每年喂成的肥猪，总拖到年跟前屠宰。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，他也不否认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能拉一把就拉一把。”

见他们上门，未等长根爹张口，罗瘸子说：“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，家里又摊上病人，给你留了五斤。别嫌少，将就着过年吧！”那一瞬间，长根忽然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鼻子酸得想掉眼泪。他见爹皱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也被罗瘸子抬手打断：“啥话也别说，先把年过好，日子长着哩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风夹着细沙般的雪粒，打得脸上生疼，爷儿俩竟不觉得冷。进院后，长根爹没顾上喘口气，就朝屋里喊：“孩他娘，咱家年下有肉吃了！”

沉寂的屋子里，顿时有了生气。快一年没吃肉的孩子们，一个个从被窝里骨碌碌地爬起来，一张张脸就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儿。

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嚷够了，又钻进被窝睡下了，长根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1974年冬夜里那一缕灯光，就像烙印一样刻在了他的脑海里。

多年后，创业成功的长根，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慈善家。

冬夜

薛培政

小小说

那年，村里还没通电。腊月过半，连下两场雪，又刮起西北风，天刚擦黑，街上就不见人了。

一盏昏暗的油灯下，长根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，点燃自卷的喇叭筒烟卷后，又陷入沉默中，唯有唇边的烟卷一亮一熄地闪着猩红。

长根娘斜躺在被窝里，吃力地喝了小半碗粥，就说喝不下。她瞅了瞅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，又把眼神转向男人，半是恳求半是催促道：“当家的，要不，再出去问问，看谁家还杀年猪，大过年的，咋也得让孩子们尝点儿荤腥不是？”

“唉！找谁问哪！”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，苦着脸叹道。“都是俺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，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，该买多少肉呀！”长根娘说着，又落下泪来。

“你看你，又来了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？等天暖了，病好起来，拉下的饥荒，咱慢慢还。再说，离过年还有些天，总有杀猪的人家。”长根爹说罢，起身套件厚棉袄，戴上顶狗皮帽子，两手一揣要出门去。

“爹，俺也跟你去！”见爹出门，长根把窝头往桌上一搁，就要起身。

“小孩子家，你跟着干啥咧？”见爹心烦，他不敢张嘴，悄悄地朝着娘使眼色。

长根娘说：“让他去吧，黑天瞎火的，也好跟你做个伴儿。”

见爹不再坚持，长根便跟在爹身后走出家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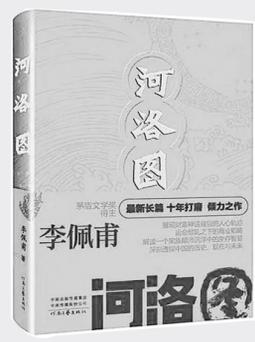
长根爹见不得女人落泪。以前，身材瘦小的她像个壮劳力，没白没黑地操持。也许是劳累过度，今年春上她一病不起。大小医院没少进，打针吃药也不见轻，后来让邻村中医看对症，这才好转起来。为给她治病，该卖的东都卖了，能借的钱都借了，还拉下一旋饥荒。

其实，长根爹一直操心着割年肉的事。往年这时，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，预订下要割的年肉了。

今年，家里没有钱，他气短三分。进腊月，他面上没事儿人似的，心里却像猫抓一样。

长根舅家杀年猪，可借人家的钱还没还上，咋有脸张口？长根堂叔家也杀

连载



刘知县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这个嘛，这个……

仓爷说：知县大人，这银子是走路的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。人，先放出来，要是有什么事，保人都在，你尽管放心。

然而，当刘知县陪着仓爷到牢里提人的时候，人刚出牢房的

门，却又被那姓宋的拦住了。

这位宋爷不知得了谁的信儿，匆匆赶来，在县牢的门口，拦住众人，说：慢着。

刘知县一见这位宋爷，腿竟然吓得有些哆嗦。

这位宋爷厉声说：刘知县，你竟敢私放朝廷的重犯！

刘知县缓缓神才说：宋大人，按大清律，商家联名俱保，是可以先放人回去的。况且，也没有证据嘛。

宋海平笑了笑，说：说得好。你给我讲大清律，很好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有证据。

说着，宋海平伸出来手，只见他手握一串佛珠，说：我在开封府当铺让人验过，这就是前明王宫里的物品。

刘知县站在那里，一时傻了一样。

这时，仓爷说：这证据，能让我看看吗？

宋海平斜了他一眼：你是何人？刘知县赶忙介绍说：此人是颜先生。就是一状告倒十二位户部官员的仓爷。

宋海平根本就没把仓爷放在

六

家里，康秀才也坐不住了。

一件牵涉到内务府的事，总让他心里不安。虽说这位来自山东的姑娘与所谓的“前明余孽”毫无干系，但若是往下深究，万一那姓宋的盯上了康家，那可如何是好呢？

再说，人家是奔着梅文来的，又不能不救。若是不救，何以为人？只怕更会让人起了疑心。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只有尽快把人保出来，礼送回程，确保康家的安宁。

于是，康秀才与仓爷商量了一番，由仓爷带上他亲自执笔，众相与画了押的俱保文书，让店里的伙计套车，直奔县衙。

到了县衙，经人通报，见到了刘知县。刘知县自然知道，这位人称“仓爷”的颜先生，曾一状告倒了十二名户部的官员。于是说：颜先生不是外人，不瞒你说，内务府的人下来了，神龙不见首尾，惹不起呀。

仓爷说：知县大人有所不知，此人不是从京城来的。他不过是河南都察司的一个小角色，狐假虎威罢了。

刘知县疑惑地说：是吗？此人，这位宋爷，可是带着腰牌的。

仓爷说：带着腰牌不假。他毕竟是臬司的人，与内务府是有关联的。

刘知县仍不放心，问：这消息，从何得知？

仓爷说：实话相禀，是新任的仓署杨侍郎……

刘知县说：噢，明白了。下官明白了。这杨大人可还说什么？

仓爷说：他只是说，这河洛镇虽是水旱码头，可京城里的事，断然不会查到这种小地方来的。

刘知县站起身来，走了几步，突然说：这么说，此案有诈？不会吧，我这里确有内务府的公文哪！

仓爷说：诈，倒不一定。公文是真，但借机办一些事，倒也有可能。

刘知县说：这么说，他是打秋风来了？

仓爷说：难说。

刘知县说：要是为财而来，那也好办。就怕他另有所图啊！

这时，仓爷才掏出了那张俱保的文书，说：知县大人，这姓宋的一来，可是闹得鸡犬不宁啊。

刘知县接过保书一看，说：这

又是怎么回事？

仓爷说：一个从山东来的贩布女子，刚刚在镇上住下，就被这位宋爷抓了，说怀疑她是前明余孽。这不，镇上的商家联名俱保，托我呈送知县大人，请大人明察。

刘知县手里捧着保书，说：一个女子，山东来的，会是前明余党？

仓爷说：是啊，一个经营布匹的小女子，人家是来做生意的。

刘知县说：人呢？

仓爷说：人，在你的大牢里押着呢。

刘知县迟疑片刻，说：那，那万一要是呢？

仓爷说：一山东女子，有名有姓，有家有址，绝对不可能是前明余孽。你想想，她才多大？

刘知县说：我是说，万一呢？

仓爷说：大人，众商家联名俱保。有这么多多人头，还不够砍吗？她要是真有什么，你想想，这么多人都不不要命了？

刘知县连声说：那是，那是。这时候，仓爷从袖里掏出了一张银票放在桌上，说：至于其他，众商家凑了五百两银子，也好让知县大人有个交代。